



书探

# 女作家们聚在一起，会是怎样一出好戏

大家都感觉哪里不对，可是又不知道：究竟是哪里不对了呢？

□ 闫晗

作家接受采访是件很危险的事，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在采访者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□ 冯雪梅

跟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聊了几分钟之后，毕竟曾发现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老古董，好作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的对立面。最后我问她到底读过我的诗没有，好像她只读过一首。女诗人向《巴黎评论》的访谈者抱怨，我说不相信诗能成为宣传工具，结果，见报就变成了。毕竟曾女士不相信诗歌能够传达诗人的个人哲学。

接受采访是件很危险的事，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在采访者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更无法确定读者看到这些采访后，会做怎样的解读。更多时候，是误解。作家对此深恶痛绝，他们心怀芥蒂，想要避开陷阱。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谁没些猎奇心呢？人们对作家个人生活的关心，往往超过作品本身。我就没有认真读过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，可这不妨我八卦他和阿伦特的恋情。萨特和波伏娃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的爱情故事肯定比著作有更多拥趸。凡人如此俗气，不可救药，作家们，请关心我的作品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大声呼喊，显得气若游丝。

改变芸芸众生（包括大众传媒）没那么容易，不如躲避。不（爱）接受采访，于是成了作家的特性。我倒觉得，没多少人真的愿意孤独地生活在作品中，他们的躲避往往出于骄傲和无奈。不屑与无知者交谈，倘或真遇到知己或旗鼓相当的对手，一定彻夜长谈，惺惺相惜。



巴黎评论 女性作家访谈 美国《巴黎评论》编辑部 编 冯雪梅 译

某某种意义上，《巴黎评论》的作家访谈很懂作家。懂的含义不仅是欣赏，更有挑战甚至刺痛。你和一个洞察你作品、乃至内心的人对话，它像一个魔法师，吸引你靠近，让你无处可逃，最终不得不袒露心声。

埃莱娜·费兰特就没逃得掉，尽管她躲过了无数读者和媒体的追寻。《我的

天才女友》畅销世界，作者却远离尘世，面目模糊，人们生出各种猜测：一个假借女人之名的男人，一对夫妻，还是几个人？

《巴黎评论》的一对夫妻编辑带着他们的女儿哈，这种家庭式采访可不多见，被采访者要多信任采访者，才能如此？接受了埃莱娜的邀请，在那不勒斯开始了访谈，同时庆祝那不勒斯四部曲（《我的天才女友》是其第一部）最后一部的出版。

那更像一次意大利旅行。从那不勒斯开始，埃莱娜原本打算带采访者看看埃莱娜和莉拉生活的城区，后来改变了主意，因为小说里的地方只能在文本中看到。他们一直聊到深夜，第二天，海鲜大餐时，继续在罗马，我们在家里喝着花茶接着聊。你能想象这样的情形，时间过得飞快，而交谈意犹未尽。要知道，采访对象可一直躲避公众，不愿识得庐山真面目呢。

当小说中的女主角和作家同名，并且有着某些类似经历时，我们很容易将其当成作家的自传。读者一定好奇，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中的埃莱娜和真的埃莱娜有多像？作家却告诉你，那些都是脑子里盘旋很多年的碎片，突然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故事，但我没法把它忠实地讲述出来。

好的访谈者一定是好的读者。和作家交流创作经历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，起码，你得对他（她）的作品了如指掌，连一些被作家本人忽视的细节都要牢牢抓住，因为它很可能是映射真相的潜意识表达。除此之外，你还需要有所比较，同时代的作家，不同时代的作家，小说，诗歌，电影。每每到采访者所写的访谈

前言（姑且这么叫吧），我都心生敬佩，这些短短的文字，其分量不比被访者厚厚的作品轻，至于那些提问，更得见功底，不然，一个大家凭什么要暴露自己，回答你那些暗藏锋芒的提问，将个人隐私公之于众？

确实涉及个人隐秘。比如珍妮特·温特森，比如简·莫里斯。

珍妮特直言不讳：我确实厌倦了不停地被撕成碎片，厌倦了他们以一种恶意的、试图摧毁我的方式暴露我的私生活。出版了《写在身体上》《艺术与谎言》之后，珍妮特和媒体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经历，她搬离了伦敦，实在不想再待在那个鱼缸里。主流文化对离经叛道者的批判和窥视让她忍无可忍。有个著名的假新闻就是对作家在巴黎扎眼住所的探访。是啊，她凭什么住在那样的房子里？

对抗庸俗有时就像对抗正统一样，需要勇气。一个被基督教家庭领养，作为后备布道者、最终脱离正轨的女子，如何写出《我要快乐，不必正常》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作？她怎样构思一本书，又有着什么样的创作理念？请注意，如此抽象化的提问很愚蠢，《巴黎评论》的访谈者会巧妙地将它化作一个具体问题。

还有简·莫里斯。这个报道过人类第一次攀登珠峰、走遍世界的人，其性别改变前后，作品呈现出怎样的不同？如果你对作家变性的经历感兴趣也无妨，《Co-nundrum》（中文名：《她他》）会告诉你，虽然莫里斯宁愿把整个事件以那个简单地带过。访谈者对此并无避讳，可他更关心创作本身，以及性别的改

变会对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。

这一本《巴黎访谈》是女作家访谈，不管你承认与否，女作家比男作家更容易引发关注和争议。当然，访谈中也有坑，你不时能看到高手过招时的刀光剑影。来，谈谈你对某位同行的看法。溢美之词通常是最安全的，不过，作家的个性你知道，他们往往敏锐、尖刻、好胜、特立独行。有人曾问珍妮特·温特森，谁是在世最伟大的英文作家？她斩钉截铁地回答：珍妮特·温特森。尤瑟纳尔不喜欢同样写作同性之爱的科莱特，认为她在处理情色的时候，经常堕落到巴黎门房的水准；萨洛特提起波伏娃时，更狠，说她生性冷淡，无法忍受萨特和任何人发生知性关系。

我不禁想，要是把这些女作家们聚在一起，会是怎样一出好戏？

萨洛特说：我觉得在艺术上我们都是雌雄同体。她有三个孩子，却总是有足够的时间，并且不相信中产阶级女性说她们不写是因为有孩子；佩雷兹称，世界上有两种人，有孩子的和没有孩子的。如果你很穷的话，根本没有写作的可能。埃莱娜认为，男性小说传统提供了丰富的、构建性的东西，我觉得女性小说缺乏这一点。

作为访谈者，你可能不喜欢这些观点，不时有争辩的冲动，要是针锋相对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小心巧妙地把你的想法不露痕迹地藏起来，藏在你那些充满诱惑的问题里，等待作家入坑。

温特森说自己是伟大的作家，你怎么理解伟大？没准，我会这么问。有点坏，可不是吗？

这样的类型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
那多：当然，悬疑小说不是严肃文学，是一个类型文学，它的标准和严肃文学是截然不同的。悬疑小说以故事为核心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和严肃文学不同。它更看重如何在关键时刻抓住读者。把握读者的心理，有一种节奏感。打个比方，就好像好莱坞电影，会要求编剧必须在几分钟内出现一个高潮，实际上也是为了抓住观众。相比之下，严肃文学和艺术电影，就不会有这样的要求。

但做好了这些定式，我接下来想尝试的就是如何去推翻定式，而且推翻后还能达到更好的效果。比如，犯罪小说最重要的悬念是谁是凶手，而我在《骑士的献祭》中有一个不合理的做法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谁是凶手。失去了这个悬念，就会要求我在其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来吸引读者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一般在怎样的状态下写作？

那多：周一到周五，早上10点起床，下午写三四个小时，比较规律。其实只要没有手机，我都可以写。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就是手机，它能把时间全部碎片化。写作对我来说非常需要自制力，是无法用碎片化时间完成的，必须要孤独地去走这段路。但如果旁边有个手机，我一感到困难，就会忍不住停下来，去看看微信刷刷微博，这种几分钟、甚至只有几秒钟的打扰，也会让之前的写作状态停顿。

所以我写作的时候，通常会把手机放在一个我拿不到的地方，或者把手机放家里，出门去咖啡馆里写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有喜欢的作家吗？

那多：不同阶段不一样。小时候喜欢金庸、古龙、倪匡，看了一堆他们的通俗小说，决定了我后来的创作方向就是类型小说；当我的创作方向从灵异走向现实转变的时候，丹·布朗等欧美当代悬疑作家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我当时很喜欢快节奏的小说，《百年剧本迷咒》和《甲骨碎》就是这个类型的；近些年受日本小说的影响，比如东野圭吾，开始喜欢慢慢地讲故事。

犀利幽默的大卫·冯金诺斯，毫不客气，在后记里为《退稿图书馆》安排了一个讽刺意味十足的结局。不过回想整个故事，你会发现，那部退稿作者是谁一点都不重要。引人深思的是，这样一部著名退稿的出现，为何能如此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一群人的生活状态？

每个与事件相关的角色，都在与这部退稿的纠缠过程中，渐渐暴露出自己真实人生的质地，以及深埋于心底的秘密：婚姻的围城、事业的困境、时间的考验。所有问题一直长期存在于那些人的日常里，可是他们并不会奋力一跃，并不会急于改变，而是非得等到一部退稿小说的搅局，才既被动又冲动地抬起头，去面对内心另一个隐秘的自我。

所以，写出一部受欢迎的小说算什么呢？我们最难写的小说，最讲不好的故事，明明是自己的人生。想要超越自己的局限，时刻把控命运的行进轨迹，这件事何其艰难。时过境迁，又会发觉，做不到那一切的这一辈子，是多么令人伤感和

# 那多想让你相信我，就像相信茨威格的迷咒

当我做好了悬疑小说的定式，接下来想尝试的就是如何去推翻定式，而且还能达到更好的效果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一个夜晚，那多在屋里写小说，父亲突然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我看到一些东西，很适合你用来做小说素材。那本书是茨威格的自传《昨日的世界》。那多把手头的事情干完，才开始看父亲指给他的相关内容，看完已是凌晨，一个人待在屋子里，他忽然觉得毛骨悚然。

作为一个悬疑小说家，那多在小说中从来不缺惊悚的情节，虽然有时也不免入戏，总还知道那一切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。可是茨威格所说的死亡事件，是真正发生过的。为了写这部小说，那多托在德国的朋友，查询茨威格自传中提到的3个人的死亡日期和死因，茨威格没有骗人。之后，那多完成了小说《秘密实验 百年剧本迷咒》和《秘密实验 甲骨碎》。

写了十几年悬疑小说，那多仍在继续。写作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写作之余，他和很多作家一样有个爱好——打牌。他的多部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那多，小说情节真假难辨，他说：我想让读者相信这可能是真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创作的很多故事，比如那多灵异手记系列，这次出版的《秘密实验》系列，都会把现实与虚拟做一个嫁接，为什么？

作者不求出版，不求大众的认可，他的无欲无求中有一种美。这是一个属于阴影的天才。

□ 沈杰群

你被退过稿吗？

很多初试写作、渴望得到肯定的文学爱好者，大概都经历过望穿秋水继而希望破灭的时刻。你的投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。运气好点，也许能收到一封礼貌的退稿邮件。

被退稿了，说明我们的故事暂时没得到理想的安身之所，但是，这不代表它们就此消失。说不定，你创造的那些故事，比你预想得还要有活力。若缘分深厚，它们可能出现在你命运的下个路口，带来一段超乎想象的人生际遇。

小说《退稿图书馆》，就演绎了一出由小说（退稿的群像戏码。

退稿图书馆是真实存在于世间的。1971年，美国作家理查德·布劳提根的小说《堕胎》里，主人公工作的图书馆接收所有被出版社退稿的书。作家离世数年后，一个读者真的创办了退稿图书馆，向作家致



那多

那多：当一个故事有点悬浮，有点脑洞的时候，通过一些方式，我希望读者可以相信我的故事是真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小说中的现实来源有哪些？

那多：刷手机的时候会比较注意新闻，觉得一个新闻有演绎的可能性就会收集；《百年剧本迷咒》来源于茨威格自传《昨日的世界》；有时候看到一些案件也可以作为小说的种子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那多是你的笔名，也是很多小说的主人公，为什么这样处理？

那多：也是为了给读者真实感，用第一人称讲故事，假装这些都是我作者本人经历过的。的确有读者会问我，你的小说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。在《百年剧本迷咒》中，那多是个一闪而过无关紧要的人，那多是个小趣味，为了好玩，想和我的老读者打个招呼，大家会

心一笑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写悬疑小说的作家会有把自己吓一跳的时刻吗？

那多：基本不会，我其实很少在小说里故意吓人。我只是给读者一个比较强的画面感，至于吓不吓人要靠读者自己的想象力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会在动笔之初就计划好整个故事吗？

那多：我近些年写的犯罪小说，像《十九年间谋杀小叙》《骑士的献祭》，必须要想得非常清楚才动笔。因为这类小说对逻辑的要求很高，只有事先理清清楚，才能去铺陈故事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很多小说家为了让故事更真实，会去体验生活，作为悬疑小说家，需要体验生活吗？

那多：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要体验生活，很多成功的小说家，写的并不是他的生活。我觉得重要的是，作者如何去理解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生活，并且在小说中

# 去过退稿图书馆的人，会变得幸运吗

敬。如今，你打开该图书馆官网就能阅读退稿，以及图书管理员的评论。

基于真实历史背景，法国作家大卫·冯金诺斯在自己小说里塑造了一座退稿图书馆。

在小说《退稿图书馆》中，那座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克罗宗市的退稿图书馆，十几年来专门收藏那些无法出版、或者放弃出版指望的书稿。而且，作者必须亲自前来提交退稿。

一些作家穿越大半个法国，走进退稿图书馆，只为卸下自己的失败果实。这段旅途像一条神秘的道路，一条文学上的孔波斯特拉之路。他们踏过数百公里，以求终结未曾发表带来的悲伤沮丧，这里面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。穿过这条道路，写下的文字便会象征性地穿过。

除了失意的写作者自己，没人在意那些退稿的前世今生，平日里几乎无人在这家图书馆的存在。

小说中，退稿图书馆的平静，是被一对情侣打破的。心气颇高的出版社编辑戴

尔菲和她的未婚夫弗雷德里克，在此发现了一部亨利·彼克创作的很美的小说《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》。如遇沧海遗珠。

他们俩通过走访打听发现，小说作者是一位已经过世的披萨店老板。可在家人的印象中，亨利·彼克这个披萨师傅和读书写作八竿子打不着。为什么亨利·彼克会瞒着家人偷偷写作？为什么无人知道他是一个有天赋的写作者？为什么他的小说会向诗人普希金致敬？

这样的疑问，引着读者跟随小情侣一起探索；与此同时，亨利·彼克的遗孀玛德琳，也在浓厚的困惑中，慢慢接受丈夫居然写过一本小说这一惊天事实。

读者总是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一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阅读完全是一场自我的狂欢。人们总是无意识地在书里寻找共鸣。作家们可以写出最荒诞不经或莫名其妙的故事，但总有读者会对他们说：真是不可思议，您写出了我的生活！

玛德琳一面不相信丈夫生前能写出那样扣人心弦的语言，一面又觉得文字背后

涌动的温情是有迹可循的。毕竟，他们俩曾经爱情的起点是那么美好，也许丈夫是把这份害怕失去她的心情铭记了下来，并用文字重新隐秘地演绎了一遍。

在编辑黛尔菲的全力运营下，这本名为《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》的退稿，迎来了重生，被正式出版，并引起巨大轰动，媒体前来采访玛德琳及女儿，而那家退稿图书馆也瞬间成了网红场所。

面对这段过于华丽、完整的传奇故事，有人因此获益颇丰，也必然会有人起疑。小说后面出现了一个闯入者，带着怀疑的目光，开始调查这部退稿的真实作者是谁，悬疑感一点点盖过了浪漫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小说里处处可见大卫·冯金诺斯对文学创作的有趣观点，比如他对退稿的形容：作者不求出版，不求大众的认可，他的无欲无求中有一种美。这是一个属于阴影的天才。当每个人都计较代价地追求认可时，这里却有个男人，花费数月的时间精心雕琢了一部献给尘埃的作品。



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大家千方百计地搜寻每件事情背后的真相，尤其是虚构作品的真相。这一次，一切隐藏在一段神秘的退稿图书馆里。

遗憾。

毫无疑问，出现在退稿图书馆里的每一部馆藏小说，本身都有遗憾之名。然而，正如小说中亨利·彼克的遗作会引起轰动那样，换一个角度思考，对于后来的陌生阅读者而言，那些遗憾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希望和温暖？

在退稿图书馆里，他们不够圆满的结局，成了我们与生活和解的开端。